

## 新詩組評審會議紀錄

主持：吳尚智先生(吳)

評判：胡國賢校長(胡)

陳德錦博士(陳)

會議日期：2005年2月1日

整理：蔡美萍

吳：首先，我代表《城大文學》多謝兩位今年繼續擔任新詩組的評判。去年，你們給了不少寶貴的意見，相信參賽的同學得益不少。剛才，胡校長提及得獎名額的問題。參照過去的做法，如果兩位評判認為參賽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水準，大會一般設有冠、亞、季軍，優異獎若干名，沒有限定的名額。同時，即使某些作品未達得獎的水平，也可以推薦形式發表。在過去的比賽中，有時作品旗鼓相當而出現雙季軍等的情況，這也可靈活處理的。過去評判認為作品不錯，雖然未達冠軍的水平，但也曾設冠軍。各種形式都可接受，我們樂於聽取兩位的意見。兩位不妨先提議一下篩選的形式。

胡：可能一位同學有多首作品參賽，碰巧冠、亞、季軍也是他奪得，是否容許呢？我們只是考慮作品的水準，抑或也要考慮作者的得獎數目呢？大會有沒有甚麼規例呢？

吳：今年我所收到的資料與兩位的完全一樣。換句話說，我也沒有作者的資料。或者，我們可以從作品的風格、打字字體等，猜測到某些作品似出一人之手。

胡：其實，這是無所謂的。現在，我們不知道作者的資料，可以就詩看詩。假如結果是冠、亞、季軍由同一人奪得的話，便由大會決定，

我們只是負責評審。

吳：好的。

陳：如果作品真的那麼出色，我們也希望鼓勵作者，可以用推薦發表的形式。

胡：另一個做法是，如果同一作者已經取得一個名次或優異獎，而他的其他作品也是不錯的，那麼可以用推薦形式發表。推薦發表不給獎項，只表示同一作者的次佳作品。我不知道大會的規定，我們定的名次可能不只冠、亞、季，而要增設四、五、六，因為假設得獎者會重複。

吳：我不能馬上提供資料，但我手上有上屆的《城大文學》，可以看看曾否出現這情況。……從去年的情況來看，新詩組的張浩嘉同時取得亞軍和優異獎。

胡：這即表示大會並不理會得獎者是否重複。行了，我們可以單從作品的水準來評審。另外，三號有多首新詩，但我不覺得它是組詩形式，究竟我們應該視它為七首，還是一首呢？我覺得它根本是七首獨立的詩。

吳：似乎是獨立的，我也同意這不像組詩形式。

胡：它沒有一個總題，如果它有一個總題，還可以視它為組詩。那麼我們應該怎樣處理呢？如果我們視之為七首獨立的詩，便可以逐首來評審。

吳：猶如剛才所說，今年大會沒有提供作者的資料，我所收到的與兩位的一樣。大會一向的做法也是比較尊重評判的，假如兩位覺得這些作品中有較為出色的，也有較為遜色的，或者我們都把它獨立看待。

胡：為甚麼我會這樣問呢？因為我覺得作者把七首詩以數字排列，但又沒有一個總題，我們要猜測作者的原意，作者可能視它為組詩。大會給我的資料顯示這些作品同屬三號，作為評判，應該把它們當作一個整體來看。當然，這樣評審會對該作者不利，因為我們看不到各詩之間的架構、脈絡等。但是，如果我們把它們獨立來看，可能又會違背作者的原意。

吳：關於這個問題，我暫時無從考察。

胡：德錦兄，你有意見嗎？

陳：吳兄，我想知道，他投稿的時候，會不會有一個總題，或者任何的蛛絲馬跡，可以顯示作者視它們為一個整體？如果沒有的話，我覺得他真的提交了七首詩，我們可以從中揀選較佳的作品。我們沒法解釋各詩之間的關係，以《花兒》和《關於六月四日的兩首詩》為例，它們的結構和命意也沒有甚麼關連。其實，於以往的徵文比賽中，我們也談過這個問題。如果每首作品皆普普通通，作者以多首作品參賽，反而給人一個更差的印象，認為他的整體水平也是如此。不過，三號作品中的確有一些佳作。

胡：如果這些作品皆為劣品，我不會提出這個問題。但是，我擔心作者的原意。我們作為評判，是否有權揀選其中較佳的作品來定名次呢？或許作者只要能夠得獎，他也不介意評判的做法。不過，其他的參賽者可能會有微言，認為評判只揀選作品的其中一個部分。

陳：這七首詩各有一個題目，而且寫法也各有

不同，應該不是組詩。

胡：我可以視作為七首獨立的詩，但是你們那邊交代就……

吳：不如這樣，我手上的資料與兩位的一樣，我不知他曾否整理過一次，抑或原本投稿時便是這樣。我們暫時把它當作七首獨立的詩來看，如果之後有連帶的問題，而要評判重新考慮，或者作者堅持這是組詩，而又找到證據，我就再聯絡兩位，好嗎？

胡、陳：好的。

吳：不知大家初步有沒有比較屬意的作品，兩位先提出來討論，抑或有其他的方法呢？

胡：不如這樣，依照去年的做法，我們各自提出心目中認為較佳的作品，再討論一下。每人可選幾首呢？

吳：我想第一步可以寬鬆一點，不設限定的名額。

陳：不論相同與否，我們也會評審這些作品能否入圍。

吳：我們應該會有兩輪的篩選。

胡：初選的名額有多少呢？十首以內，好嗎？

吳：無所謂，以兩位的意見為依歸。

胡：最多十首啦！

陳：不過三號當作一個單位。

吳：好的。

陳：我選了八首。

胡：我也選了八首。德錦兄，你先說吧！

陳：三號(《花兒》……)、二十號(《烈性的高度》)、二十八號(《低着頭的女孩》)、三十九號(《夜，婉婉流過你的眼睛》)、四十號(《循》)、四十一號(《分梨》)、四十三號(《香港的逃走計劃書》)、四十四號(《蝴蝶溫室》)。我想，有幾首作品應該出自同一位作者的。

胡：有的相同，有的不相同。我不依次序，選了二十九號(《史提芬》)、二十號(《烈性的高度》)、二十三號(《新詩兩首》)、四十號(《循》)、三號(《花兒》……)、四十三號(《香港的逃走計劃書》)、四十一號(《分梨》)、二十六號(《足跡》)。

吳：相當多是英雄所見略同。每位都有三首不同，五首相同，範圍收窄了不少，一共有十一首，三號就暫時當作一個單位。

胡：有十一首，順利的話，足夠定出冠、亞、季及優異獎。當然，我們要篩出較差的作品。

吳：兩位可以說出自己的意見，一來給投稿者一些參考意見，二來在討論過程中拉近一些距離。

胡：現在，我們有五首作品是相同的。

吳：順序為三號、二十號、四十號、四十一號、四十三號。

胡：其餘六首，有的是德錦兄選的，有的是我選的。我們如何討論呢？

吳：想從異的開始，還是同的開始？

胡：從異的開始較好，是嗎？那五首相同的應該起碼得到一個名次或優異獎，稍後再談論它們的特色，定出名次的高低。

吳：胡校長先說也好，德錦兄先說也好。

胡：其實德錦兄選的兩首，我也考慮過。

陳：不如說說《史提芬》那首，應該還有一首……《低着頭的女孩》。

胡：其實應該出自同一位作者的。

陳：我暫且當它們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，但是我覺得兩首的寫法可作比較，認為《低着頭的女孩》連貫一點，有連串的意象，雖然它過於散文化，似寫一個故事，但是詩中有一些意象。這個女孩是否有病，抑或有某種自閉症，或者某種原因，要把她寫成這樣，我覺得作者用他的角度寫成，所以比較明白詩中的意思。《史提芬》也是敘述一個故事，但是細節上還可以更加清楚，這是頗為小說化的詩。在文體上，不及《低着頭的女孩》，所以我選了這首。但是，《史提芬》是有意思的。

胡：這兩首詩的風格不是完全一樣，所以我也不當它們是同一位作者所寫的。兩首詩同樣用場景、故事的形式來交代，類似敘事詩。但有一個問題，我覺得《史提芬》具有少許魔幻式的風格，混合虛擬與實在。當然，某些地方未夠深入和細緻。但是，他的那種想像力，或者對疑假疑真的氣氛和場景的營造，也是非常成功的。《低着頭的女孩》的風格不太相似，都是寫一個場景、一個女孩子，而它非常細緻，這是從大處著墨。但是，我不太明白某幾句的意思，譬如「老師快來了，噓——順風兒說老師來了」，是否打錯字呢？不太明白，我知他想描述一個有缺憾的女孩的生活，但沒有更加深化的地方。至於《史提芬》，它似說生命的虛實、疑幻疑真。當然，某些人喜歡這樣的寫法，某些人不喜歡這樣的寫法。它是散文化的寫法，我覺得作者是刻意用散文化來呈現一個詩的意境，所以我選了這首，但我不是非常堅持的。德錦兄，你有甚麼意見呢？

陳：它的寫法不同。

胡：它雖然散文化，但是它的語言熟練，而且它類似某齣西片，自己虛構某個人，史提芬這個人是否存在呢，都有一個疑幻疑真的感覺。不過，我都認為《低着頭的女孩》的文筆不錯，而且作者有時刻意用一些瑣碎、描述性的東西，所以我也反對這首詩入選的。

吳：正如剛才所言，除了前三名，優異獎沒有限定的名額。另外，某些作品雖然未達得獎的水平，但兩位評判認為寫得不錯，也可以用推薦形式發表。

胡：我初步認為這個小女孩應該是一位盲女，作者描述女孩的心態頗為細膩，但並沒有更深入的層次發掘，這兩首詩的寫作風格極之不同。

陳：《低着頭的女孩》嘗試用詩的語言、詩的節奏，而《史提芬》不取詩的語言，而取詩的意念，虛擬一個東西，帶給人思考，是虛擬場景的旁述。

吳：既然兩首有不同的特色，而兩位也有一定的好評，或者我們先把它們保留，稍後再與其他作品比較。

胡：好的。或者我談談二十三號，你們可以把它看作兩首詩，因為它也是沒有總題的。不過，兩首詩之間又有一些關聯，它們都是表達輕愁、思鄉的感情。我覺得這裏寫出一種味道，我尤其喜歡《想家》：「手中的書，沒有半點書卷味兒……」，而且有些意象也運用得不錯，例如「床邊的小熊也失眠」，用小熊的意象，有些孩子氣，但寫得夠真，所以我覺得可以考慮。至於《眼淚》，我喜歡「眼淚」那段：「一瞬間跨過眼眶……奔向汪洋」，表現出欲哭無淚的感覺。雖然這首詩不是寫得很深刻，但以短詩的角度來看，作者也寫出詩的味

道，我比較喜歡這種小品式的味道，但是這不是太深化，點到即止。

吳：德錦兄，你有何高見？

陳：我同意胡兄所言。作者若能加強兩首詩的關聯性，令意念更為集中會更好。無所謂，我也曾考慮這首詩。

胡：還有，「暖水瓶」那段也寫得不錯，雖然寫的是日常生活接觸的東西，但是作者能夠把當時的感情結合起來，而且運用簡練的字句，這是值得鼓勵的。

吳：我們先把它保留，再與其他作品比較，之後才決定把它歸入哪一類。接著，應該還有一首胡校長選的《足跡》。

胡：我覺得這首詩的後面寫得不好，但我非常喜歡前面幾段，例如「九月輕雨」，寫得頗為貼切，之後的「十一月絕殺」、「十二月冷落」還可以。這應該是一首組詩，它有一個總題——足跡。但是，到「貓兒」那段，看來較為鬆散，沒有前面那種淡淡的味道。整體來看，作者的文筆也不錯。我評審著重兩方面，一為作品有沒有詩的味道，二為意象能否令人回味，而「十月完美疲倦」那段有點古典詩的味道。但是，「貓兒」那段的風格未能連接前面的風格。如果德錦兄不同意，可以不考慮這首詩的。

陳：其實，這首詩頗有意思，以月份來排列，令人有些期待，每月的變化怎樣呢？

胡：但是，到三月便完結，改為寫貓，看來與前面的關係不大。

陳：冬天過去了，夏天來了，人變得懶懶散散。

胡：作者應是寫九月開學，而在三月便會變得懶散，這可能有性情上的變化，我們知道他表達甚麼，也可以看出他的寫法，但是整首詩不夠完整。俗話說，寫得太濫。

陳：這首詩的中間部分比較弱，例如十一月、十二月，寫得比較馬虎。起初，我誤會那些月份是題目。

胡：這應該是小題。

陳：那麼，我們應該整體來看，而不是每首獨立來看，對嗎？

吳：我們整體來看，因為它有一個總題——足跡。

胡：如果這首詩的瑕疵多，我不堅持。

吳：若這首詩未達評判心目中的水平，而又有值得鼓勵之處，可以向讀者推介，兩位或可考慮推薦發表。胡校長，與其他選出的作品比較，你覺得這首詩怎樣呢？

胡：這樣的話，它只是普普通通。我受前面的幾段吸引，但是後面比較懶。

陳：與《眼淚》、《想家》相比，這首的缺點比較多。

胡：的確，這首的瑕疵比較多。算了，我也不堅持了。

吳：可以有兩個安排，一是把它歸入落選的作品，二是把它歸入推薦作品。你們有沒有初步的看法？

陳：推薦發表沒有限制數量？

吳：沒有，有些作品不致於得獎，但有些優點

值得鼓勵，便可以推薦形式發表。

陳：我們暫時把它放在較後的位置，容後再談。

吳：好，我們暫時放下這首作品。

胡：德錦兄，談談你選的那兩首吧！

陳：《夜，婉婉流過你的眼睛》，它的語言毛病不多，意念比較一致。全詩以雨的比喻連貫起來，在詩的語言裏，這不太新鮮，但較為統一，作者能夠掌握這個處理的方法。然而，這並非突出的作品。

胡：初選的時候，我對這首作品也有些印象，但我選了《足跡》，而不選這首，因為它的意象較為普通，未能令人眼前一亮。第二段有些新意，但前前後後的部分較為普通。反而，《足跡》的「淡淡的皺褶充斥著無邊的疲倦」，表現出對生命的厭倦，意象較為深刻。整體來看，這首詩的語言不錯，甚少瑕疵，唯獨它的意象未能令我驚喜。不如與《足跡》一起作推薦形式發表。

吳：好，把它們放在同樣的位置。現在看看餘下的一首作品。然後，大家便可討論其他相同的作品。

胡：應該是四十四號《蝴蝶溫室》。

陳：這首詩與《香港的逃走計劃書》應該是同一位作者所寫的，因為兩首都寫得特別長。我覺得新詩較少以香港的現實為題材，他甚至用註釋來解釋，個別意象較為顯露和誇張，運用文字的複疊和動物的比喻，用動物的意象來描寫人。某程度上，這是一個缺點，因為現實有直接的寫法，或其他的寫法，變作動物式的語言有時反而不太好。不過，在芸芸參賽者中，這類的詩較為少，所以大家可以討論一下。

吳：可能德錦兄希望兼顧不同類型的作品。

陳：用不同的角度來看這類作品，作者把現實的事件簡化了。

胡：作者抓住蝴蝶和螳螂來發揮，這首詩頗有想像力，寫上海街和砵蘭街，我記得我多年前的某首作品也有類似的寫法，用蝴蝶作意象。但是，我覺得作者寫得過長，他沒有必要營造這麼多意象。首兩段寫得不錯，但後來描述螳螂和蝴蝶，用了誇張的字眼，「蝴蝶一雙色情的乳房……」，若能適可而止，反而能令人回味。作者花了不少篇幅於化作蝴蝶螳螂的場景，內容也只不過是描寫色情的東西，這是不選它的原因。第二，相比起《香港的逃走計劃書》，這首有不少錯別字。

陳：兩首也有不少錯別字。

胡：我圈出了八個錯別字，有些字可能是作者不小心打錯的。但是，我覺得作者應在交稿前小心檢查清楚。其實，他的想像力不錯，可是用得過分，怕是浪費了這個意象。反觀《香港的逃走計劃書》，它雖然也是鋪長來寫的，但是它有情節的變化，寫香港經歷回歸後的事情，禽流感、SARS等，鋪排也算是合理的，所以我選了《香港的逃走計劃書》，而不選這首作品，因為它的瑕疵較多。如果兩首作品出自同一人之手，我覺得他已經有一首入選，那麼這首最多只能推薦發表，甚至也不必推薦發表了，因為我認為不應鼓勵作者過分地運用意象，而且它沒有新的東西，一直只是描寫蝴蝶和螳螂。

陳：《香港的逃走計劃書》的節奏更為緊湊，有一種驚奇感，竟可以第一人稱敘述香港。

胡：寫得不錯，頗為完整，而且錯別字也較少。交稿時，投稿者應該避免打錯字，這是不可能出錯的。我想，不算這首在內，也有八首

作品入選，足以定出冠、亞、季及優異獎，加上兩首推薦作品，數量應該差不多了。

陳：詩的長短有沒有限制？

吳：字數沒有限制。

胡：如果大家都同意，進入複選的作品有四十三號、四十一號、二十三號、二十八號、二十九號、二十號、三號、四十號，一共八首。德錦兄，我們是否同意《足跡》和《夜，婉婉流過你的眼睛》以推薦形式發表呢？

陳：對，鼓勵他們一下，當中也有一些佳句。

吳：現在，我們便要從這八首中定出名次。

胡：德錦兄，我們怎樣做呢？先各自定出名次，抑或先討論一下呢？

吳：無所謂。

陳：怎樣處理三號呢？是否需要先處理它呢？

吳：好的好的，因為它有一些複雜性。

胡：或許我們選出其中較佳的作品。

陳：其中有一、兩首值得一提的。

胡：德錦兄，你有何高見呢？

陳：我比較喜歡第四首《CHAOS》。

胡：很多聲音和意念的混雜，長短不一的句子，符合這首詩的題目。

吳：我們集中討論這一首，抑或兩位還有其他意見呢？

胡：對《關於六月四日的兩首詩》，我有一些意見。詩中有錯別字，例如「鳥聲」的「鳥」字，作者會否真的用「鳥聲」呢？

吳：也許真的是「鳥聲」，作者可能讀過「鴉背夕陽回」之類的詩句。

胡：說不定真的是「烏鴉」的「烏」字，但我們通常用「鴉聲」，而較少寫「烏聲」。

吳：這也是。

胡：未知是作者打錯字，抑或刻意這樣寫。現在，我們是否集中討論第四首呢？

陳：《關於六月四日的兩首詩》有六四的背景，我不太清楚作者的意念。六四已是很遙遠的事，可能「我」是一個頗為年青的人……是否像以往一樣有血腥鎮壓呢？作者滲入了自己的某些事情，中間部分提到「王茜」，她是甚麼人呢？

吳：我也不清楚，她是否當時相關的人呢？

胡：我反而認為後半部分寫得不錯，例如「六月五日我在我不在廣場上……」，這件事距離很遠，而「我」只是一個年青人。前面的部分只不過重複別人的東西，而後面寫的是作者自己的東西，他不知哪樣東西是肯定的，所以他說：「寫下無名字句……」，這其實是一種困擾，與我們這一代的心態不同，從他的角度、心態來寫，所以我比較喜歡這部分。嚴格來說，可以讓這首入選，我只是提出來與大家討論一下。

吳：從詩題來看，《關於六月四日的兩首詩》，這似乎是兩首作品。

胡：他希望作出一個比較。在前面，作者有激情，又有無奈。後來，作者推翻了前面所說的

東西，覺得這是一種迷幻，詩中寫：「迷幻的調子再跳再叫」，道出這一代人對此事的想法。

陳：從這首詩，我們也可推斷出作者的年齡。六四的時候，他是小學六年級。過了十五年，現在應該是大學生。

胡：年青人較少寫這個題材，而他又有自己的見地。嚴格來說，它有一些瑕疵，我們還是只選一首吧！

吳：如果兩位認為這首不及《CHAOS》，我們便只選《CHAOS》這首，稍後再與其他的作品比較。另一方面，《關於六月四日的兩首詩》是否以推薦形式發表呢？

胡：「六月五日」那部分寫得不錯。

陳：這裏有兩首詩，我們是否以整體來看呢？

胡：應該一併來看，「六月五日」那首較為精鍊。在前面，作者寫小學六年級的事情，虛擬自己當時在北京。接著，六月五日那天，他又不在那裏了。某幾句寫得不錯，「我只想嘗一次……毫不留情的上前大叫」，年青人應是這樣想的，不像當時有理想的青年，只是以發洩的形式來寫。基於這個原因，我選了這首詩。但是，如果我們只取這部分也不好，因為作者的原意不是這樣。

陳：我們認為這是七首獨立的詩，所以並非連貫地看它們。七首詩可以出自不同的作者，也可以分散到不同的次序。

吳：以我手上有限的資料來看，似乎是同一作者的可能性比較大。

陳：我們也是這樣理解，因為他以順序的形式排列。但是，作者應該把七首詩分開來投稿。

由於三號沒有一個總題，所以我們不可連貫地看它們。

胡：剛開始的時候，我便提出這個問題。如果這真的是組詩，而我們只選其中的兩首，作者可能會有意見。同樣地，其他投稿者也會有意見，認為這位作者受到評判優待，所以同時得到名次和推薦。你明白我的顧慮嗎？我們只考慮《CHAOS》，而放棄《關於六月四日的兩首詩》。在七首作品中，我們揀選最好的一首，這樣比較容易解釋和交代。

吳：好，無所謂。德錦兄，你認為呢？

陳：沒有問題，我們只選第四首吧！還有，可否提醒下屆的參賽者以獨立形式來投稿呢？我記得「中文文學獎」也討論過，因為這個問題時常出現。其實，評判並不想割愛，但又不能只選其中的某部分。

吳：好，我會轉達兩位的意見。

胡：如果作品是組詩形式，我們會從整體來看。如果作品不是組詩形式，作者應分別獨立投稿。

陳：三號的其他作品也頗為有趣，例如《91171327999》：「不用找劇場的位置了」，馬上帶出一個意念。

胡：其實，這個作者富有創意。

陳：也有佳句。

胡：但是，它不夠完整，只有幾句佳句。德錦兄，我們怎樣定名次呢？說出心目中的冠軍之選，抑或逐首來討論呢？

吳：兩位可以各自排序，也可以先分名次和優異兩類，視乎兩位的意見。

陳：其他幾首選出來的作品，我們是否要略為討論一下呢？譬如四十號這首，它是圖象詩，我們不必考慮技巧的認識，反而著重作者的創意，我覺得這首詩沒有甚麼瑕疵。

胡：這首詩的文字很好，一氣呵成，「孤獨在每一口空氣中……」。文字排列得像噴氣一樣，可見作者非常熟練。但是，除此之外便沒有可取之處。「敲起一室漣漣的迴音」，頗為有趣，但沒有其他東西了。我覺得這首一定可以入選，但是名次有待商榷，我擔心它的名次過高，會給人錯誤的訊息，以為把玩圖像、熟練的技巧便可得獎。

吳：陳兄，有何高見呢？

陳：在內容上，它未能位列一、二名。但是，作者懂得如何取得詩的效果。相比其他投稿者，他們可能花了很大的氣力，例如《蝴蝶溫室》的作者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沒法討好。

吳：他駕馭文字的能力頗高。

胡：我想這首最高只能得季軍。

吳：另外四首，大家英雄所見略同，可以交流一下。

胡：我喜歡《烈性的高度》，尤其最後的那一段：「在走廊盡頭我們能看到甚麼……」，不著痕跡流露出思鄉的感情。我覺得這乃國內學生所寫，不單因為原稿用簡體字，而是從當中的意象看出來的，譬如「面前的書像一堆積木……被壓在底部」，寫得很真。它有佳句，而且完整，又有一種氣氛和風格，收筆也處理得很好，所以我比較喜歡《香港的逃走計劃書》這首，這點剛才德錦兄也說過。我覺得「金魚缸」那部分過於累贅，而後半部分則較為精簡，快速地交代香港回歸，又談及七一遊行、SARS等。



吳：他選取了現實的題材。

胡：算是不錯，雖然沒有甚麼深度，但從這個角度描寫香港也不錯。但是，缺點在於結尾部分，寫香港沉入海底，頗為消極、沒落似的，可接著又寫「新年快樂」，這樣收筆較差。因此，我認為這首詩的最高名次也只是季軍而已。至於亞軍，我屬意《史提芬》。剛才，我們也討論過。我認為作者能夠熟練地營造虛實的場景，他刻意用散文化的形式來表達，又確實能成功地表達出那種氣氛。因此，我這樣排列，有兩名季軍。《分梨》那首，作者把玩「分離」的「離」字，其實不少人也曾這樣做。還有，詩中的「蟋蟀正織織正織織」，模仿「織織復織織」。雖然在其他作品也看過類似的東西，但是這位作者運用得完整和巧妙，所以我覺得它可以入選。再看《眼淺》和《想家》，與《烈性的高度》比較，後者的層次的確較高，但是前兩首有小品的味道。而《CHAOS》，它比較完整，有聲音的意象。最後，作者寫出生命的枯燥、無奈和壓迫感。其實，每首詩也有特色。

陳：我同意《烈性的高度》應站在最前，它有一種歷史感。

胡：既然大家公認它為冠軍，那麼亞軍呢？德錦兄，你有甚麼推薦呢？

陳：語言上，我喜歡《循》，它沒有多餘的文字。

胡：從語言上來看，它與《烈性的高度》同樣地出色。但是，深化方面……

陳：《史提芬》也不錯。

胡：其實，《史提芬》有一種風格，描寫疑幻疑真的東西，可否雙亞軍呢？

吳：可以。

胡：抑或不設亞軍，而有雙季軍呢？

陳：如果設有雙亞軍，會否取消季軍呢？

吳：依照過去的做法，這是可以並存的，甚至可以同時設雙亞軍和雙季軍，視乎兩位的意見。

胡：我們應該從這三首中決定。

吳：或者，兩位可以先定出優異獎的作品，暫且不用著眼於名次。

陳：《史提芬》的形式不似詩……不過，現在的散文詩很流行，有些寫得太濫。

胡：它表面是散文，但有詩的意念。不如雙亞軍吧！

陳：好，這樣決定。

胡：那麼，《香港的逃走計劃書》便是季軍，它值得奪獎的。其餘四首是優異獎，抑或有雙季軍呢？

吳：視乎兩位決定。

陳：優異獎吧！

胡：另外，有兩首推薦發表。

吳：最後，我總括一下兩位的意見，倘若記錄錯誤，兩位可以即時指正。綜合兩位的意見，冠軍為《烈性的高度》；雙亞軍有《史提芬》和《循》；季軍為《香港的逃走計劃書》；四名優異獎分別為《CHAOS》、《新詩兩首》、《低著頭的女孩》和《分梨》。另外，有兩首推薦作品，分別是《足跡》和《夜，婉婉流過

你的眼睛》。

胡、陳：沒有錯。

吳：看來，我們順利地完成了這次評審，再次多謝兩位百忙中抽空幫忙。一如以往，待同學整理會議紀錄後，先給兩位審閱。定稿後才於《城大文學》刊出。

